

美丽鸟翼上的两片羽毛

——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工作者刘云翔和夏明箴的故事

本报记者 陈璐

要做好全方位服务，翻译必须是个多面手

语种的需要。1956年，终于有一批留学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波兰等国的毕业生调来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局，夏明箴就在其中。所以刘云翔一直认为，是他当时的提议直接或者间接促成了这批人的到来，这份小小感情也就直接或者间接地让两人走到了一起。

当时，对外文委归口管理的单位包括文联各协会、作协、科学、教育、体育、卫生、新闻、广播、宗教、园林等，管理非常严格，事务非常之多。刘云翔向记者概述了自己那时候最主要工作的简单程序：先是与归口单位磋商编制政府间的文化合作协定及其年度执行计划草案；草案定稿后报经各级领导审阅；待周总理审阅批准，译出外文文本附后，开始与对方交换；经数次互换草案，所含项目大致接近后，双方组商谈并举行签约仪式；待双方各自履行本国的法律程序后，互换照会告知对方；合作协定开始生效并按其执行——这一切主管人员都应认真协调办理。而且，在计划执行过程中，主管人员对归口各单位的执行情况都须全局在胸，该催办的催办、该派出的要派出，交待注意事项、守时等等。

对外文化工作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服务，这种服务是事无巨细的。刘云翔说，那时候，出国演出都是选拔骨干临时组团，具体的出访事宜，从加工、排演到办理护照、黄皮书到置装都归对外文委管理；接待外宾，方方面面也要考虑周全。而且，对外交流工作常会遇到很多复杂的斗争，工作中也会出现许多困难。对于工作要打开局面，主管不同国家的人就要想方设法收集该国的资料，以便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刘云翔说，接待国外来访团时，汇报外宾情况是不能隔夜的，而且必须做到准确无误。因此，他们白天带团，负责联络和翻译，晚上回来还要立即编写外宾接待工作简报——普遍是日夜加班工作，精神高度紧张、疲惫。尽管如此，大家没有任何怨言，也从没有人去考虑报酬、计较得失。我们的对外文化工作，就是在这样的不断的努力和摸索当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事实上，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注意培养自己的外语干部和外交人才，学习国家新的外交政策，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另起炉灶”。而周总理对培养外事干部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所以对外文委才能够拥有这样一批外语出类拔萃、素质作风过硬的干部。

那个年代，学习语言的人不像现在这样多，尤其是一些稀有语种人才更显得珍贵。夏明箴所学的罗马尼亚语就是稀缺的小语种之一，肩负着国家赋予的任务、出国留学的她，深感压力——必须“好好学习”，必须全部考A。因此，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上。那时尚无中罗或罗中字典(词典)等工具书，留学生们需要借助英语学罗马语。后来，她干脆把包括冷僻的军事科技类在内的各类词汇都累积起来，自己编词典。再后来，因为国家需要，夏明箴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巴罗大学提前毕业，先在驻罗使馆工作，不久又奉调到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局报到。夏明箴说，对于国家的安排我们都是无怨无悔的，因为我们是国家培养的人才，我们的一切都是国家给的。

当时在很多人眼里，翻译是很吃香的，有国家出钱给做服装，还经常出入高档饭店等场所，吃的好穿的好。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这“看上去很美”的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夏明箴说，很多翻译都有肠胃病，因为整天东奔西跑，饮食很不规律。大家赴宴时，别人惬意品尝佳肴，你却还要支着耳朵听，有时候一口菜刚夹到嘴里，一旦要翻译，只能囫圇个的往下咽。除此之外，场合的庄严和重要、所遇情况

的千变万化，导致翻译所承受的压力和投入的精力都是巨大的。翻译不仅仅要负责语言工作，还要做很多繁杂细致的服务工作，这是很考验人的耐性和责任心的。夏明箴对1957年春夏之交陪同著名画家傅抱石、阳太阳访问罗马尼亚的一段经历记忆犹新。傅抱石有作画前要喝烈性酒、吃尖辣椒的习惯，一天，餐厅服务员说没有尖椒，夏明箴翻译后，傅抱石立马火冒三丈，硬说这是蓄意不让他作画。那时候夏明箴刚出校门不久，第一次陪团出访就被来了个下马威，自己不免感到委屈。但很快她的委屈就转为钦佩了，这不是因为傅抱石的道歉，而是因为她注意到，傅抱石每次在烈性酒和尖辣椒下肚后，满头大汗，一脸关公像，大笔一挥，一幅作品就一气呵成了。这让夏明箴感到，傅大师作画，分明是使命的呼唤、生命的燃烧，自己不全力以赴地照料他是不对的。此后，夏明箴常常提前和餐厅打好招呼，再没有说过“没有辣椒”。夏明箴记得，傅抱石那次访罗至少留下四五十幅画作，回国后便出版了一本《罗马尼亚写生集》。

除此之外，翻译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和政策，都要有较为详尽的了解。夏明箴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与外国签订了很多文化协定，协定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这就要求我们在做翻译工作时要掌

握各方面知识和政策，即便不能达到专业水准，也要有一定的了解；而在使馆工作时，我们同时还要调研驻在国情况，掌握文艺界的动向和状况，比如有哪些畅销书、上演什么剧目，研究有什么倾向性的问题等。如果有好的作品，就要考虑引进，请作家做讲座……多年来，夏明箴陆续翻译了《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基》、《权利与真理》、《侦察英雄》、《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布加勒斯特居民证》等罗马尼亚电影，翻译、译配了《信笺》、《年轻人是太阳的子孙》、《为我的祖国而自豪》、《炼钢工人之歌》等多首罗马尼亚歌曲。

从事了40余年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刘云翔一直清楚地记得，他们几个年轻人到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局报到的第一天，局领导就叮嘱外事人员的话：“外事无小事，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是外交工作的一翼”。这两句话让他们感到将要从事的文化交流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从而也产生了一种神圣感和光荣感。刘云翔说，如果把外交工作比作一只鸟，把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比作鸟翼，我们就是鸟翼上的羽毛。这个比喻是谦逊的，细想之后又是那样的贴切。正是靠着无数羽毛的支撑，我们的大鸟才能够腾空而起，翱翔天际，越飞越高。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我的非洲故事”征文

文化部外联局与本报合办

邮箱:wbhgb@163.com 电话:010-64296360

从来没有想到我会亲身经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更没有想到在我的执教生涯中，会有这样一位重要人物走进我的课堂。这一切，就在2009年2月17日下午发生了。

2009年元旦，我在毛里求斯的驻外工作进入倒计时阶段。正当我兴奋地期待着回国行程时，使馆领导婉转的提示让我敏感地意识到，也许我在离任前还要经历一个重大事件。

那段时间，整个使馆都弥漫着紧张、兴奋、激动的情绪。终于，2月初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新闻让一切了然了。外交部发言人公布2009年度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将访问亚非五国，毛里求斯正是此次访问的最后一站。这是中毛建交37年来中国元首首次来访。

每一位驻外工作人员都盼望着能在驻在国接待我们自己国家的元首，这是对自己工作的一个检验，也是外交生涯的珍贵纪念。刚刚离任的一位参赞在毛里求斯前后工作了8年，却与胡主席的来访失之交臂，而我在即将离任时遇到这个重大事件，如何能不感觉幸运呢？

很快，胡主席在毛里求斯的行程确定下来了，整个活动的最后一站是视察我工作的中国文化中心。其间胡主席将走入汉语教室与中国文化中心的学员面对面交流。这是胡主席首次视察驻外中国文化中心。

消息传开了。我的学员们兴奋极了，晚上下班以后顾不上吃饭就来中心学习。当时，大家正在学习旅游汉语的西湖片段，我为大家补充了一首苏轼的诗《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大家反复吟诵，理解词义，背诵诗句。为了向胡主席展示作品，很多学员把自己中文作文抄写了一遍又一遍。部分学员还帮助我把教室装饰一新。

日子一天天临近了，这些成年的学员们兴奋得像孩子一样，讨论着该穿什么衣服，主席进教室时应该怎么问候。他们提出要唱一首中文歌，但是因为时间不够，使馆没有安排唱歌

的环节，学员们提出在胡主席离开教室时唱歌，用歌声给他送行。2月16日，胡主席抵达毛里求斯开始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毛政府为了迎接胡主席，拆除了地面减速带，在路旁树上、建筑物上挂满中毛两国国旗，学校放假一天半，举全国之力迎接胡主席来访。

2月17日下午3点，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大楼里，兴奋的学员们在教室里等候。我按照计划开始上课，大家的情绪很快被调动起来。这时胡主席一行在时任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高玉琛和中国文化中心主任王永环的陪同下，悄悄走进了教室。“胡主席好！”学员们兴奋地大声问候着。霎时教室里挤满了记者，闪光灯频闪、麦克风的支架在头顶交叉，我被记者们挡住了后面。这时，只见胡主席分开人群向我伸出手来，热情地问候我。我激动地握住胡主席的手，为胡主席对教师的尊重而感动。胡主席示意我继续上课，我开始和学生们一起朗读诗歌，胡主席也和我们大家一起朗读。我向学生们提出关于古诗的问题，学员们回答时，胡主席一直安静地倾听着。之后，他简短地询问了我们上课的情况，然后和学员们聊了起来，询问他们学习汉语的情况，了解大家对举办奥运会的看法。教室里欢声笑语不断。

当胡主席结束访问走出教室时，《茉莉花》的歌声响起，主席回身深情地向大家挥手致意。胡锦涛主席离开文化中心之后，毛里求斯学员们兴奋地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着刚才的感受。当天晚上，学员们从中国文化中心的一家酒店，一起收看毛里求斯电视台关于文化中心报道。他们一个台一个台地追着收看报道，每当看到中国文化中心的画面就激动地大叫起来。学员们纷纷说，很荣幸能见到胡主席，认为他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亲切、和蔼，现在在电视上看见胡主席就像看见老朋友，感觉很亲切。大家一遍一遍地回忆下午的经历。在那一刻，我感到中国已经走进他们的心中，中国再也不是一个笼统的名词，而是由胡主席身上体现出来的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所塑造的生动形象。

第二天，我去市场购物时，街头小贩主动和我搭讪表达他们对中国浓厚兴趣，要求来中国文化中心学习汉语。在接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毛里求斯最流行的词汇就是“中国”。

胡主席走进我的汉语课堂

张鑫



3月18日至22日，第二届普特拉贾亚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举行，来自9个国家的22个热气球缓缓升空。图为在马来西亚联邦行政中心普特拉贾亚，热气球准备升空。(新华社发)

《双重谎言》被迫认为莎士比亚“新作”

周依奇 编译

迄今为止，被认为全部或部分由莎士比亚所著的作品多达77部，但其中大约一半没有确切根据。有不少人声称，莎士比亚作品的真实作者可能是爱德华·德·维尔、弗朗西斯·培根或克利斯托弗·马洛。

近日，世界上最权威的莎士比亚作品出版公司阿登宣布，读者很快就能读到该公司出版的一部“莎士比亚新作”——《双重谎言》(Double Falsehood的直译)。一时间，莎士比亚研究界群情激动。此次《双重谎言》被正名或许将掀起新一轮关于莎士比亚真实身份以及真假作品分辨的热潮。

作者一度被讥为“莎士比亚骗子”

“《双重谎言》有莎士比亚的DNA，读了它，就等于拜读过已经失传的莎士比亚剧本《卡登尼欧》。”读到这样的句子，读者一般会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噱头的剧本广告。在18世纪，当《双重谎言》的作者刘易斯·希尔包德坚称自己是在参考了莎士比亚的剧本《卡登尼欧》手稿的基础上创作出

该剧本后，绝大部分人也选择无视他的“大话”。当他进一步宣称自己手上有3本《卡登尼欧》手稿后，专业剧评人更是将希尔包德骂得狗血喷头，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莎士比亚骗子”。因为《卡登尼欧》可以说是一部存在于传说中的莎士比亚作品。据传，该剧于1613年被搬上舞台之后，剧本就失传了。

《双重谎言》1727年被搬上舞台，并在英国伦敦著名的特鲁里街歌剧院演出。戏剧冲突主要围绕两男两女展开，作为男主角之一的一个贵族子弟强奸了女主角之一的纯洁少女，最终浪子回头并赢得了所有人的宽恕。剧本里充满了恐怖、脏话、决斗、暴力等18世纪英国观众喜欢的戏剧元素。不过，观众认为该剧比莎士比亚的其他作品都短，并且剧中缺少莎士比亚惯用的大段独白。很快，希望靠莎士比亚扬名立万的希尔包德彻底梦断伦敦：一天，《双重谎言》演出结束后，观众们在台下大喊起来：“作者是谁？作者是谁？”随后搬出了一座莎士比亚石膏半身像。从此，该剧落下笑柄并很快结束了演出。

不过，“胆大妄为的骗子”希尔包德的悲惨经历尚未结束。希尔包德将同时代英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创作的一部关于莎士比亚的著作重写，以此证明自己更为出色，与蒲柏结下梁子。蒲柏一气之下将希尔包德借莎士比亚之名“招摇撞骗”的经历作为主要素材，写成了著作《愚人记》。有趣的是，20世纪80年代，正在研究《愚人记》的英国诺丁汉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哈蒙德教授获知这段往事，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18世纪文学转向了莎士比亚研究——他决定要将《双重谎言》的身世之谜研究个水落石出，并公之于众。

作品最终获得出版许可

正是这位哈蒙德教授认为《双重谎言》确实是已经失传的莎士比亚剧本《卡登尼欧》创作而成。这一次，不仅阿登站在哈蒙德教授一边，不少莎士比亚的权威专家们都在为此激动不已——据传，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已

决定在天鹅剧场上演该剧。

20多年的时间里，哈蒙德教授对莎士比亚的许多作品与《双重谎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非常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

2002年，阿登出版公司与其进行了接触，希望哈蒙德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以证明《双重谎言》是否源于《卡登尼欧》。又是8年过去了，哈蒙德教授终于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表示，首先，在17世纪，莎士比亚作品被广泛改编，这并不是什么新闻。其次，要证明《双重谎言》源于莎士比亚，首先要证明《卡登尼欧》并非传说。经多方调查，许多证据显示此剧作的确并非虚传，比如有记录显示，曾有人出钱请莎士比亚剧团演出该剧。此外，据传《卡登尼欧》为莎士比亚与约翰·佛莱契合著。佛莱契曾与莎士比亚合作创作了《亨利八世》和《两个贵族亲戚》。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双重谎言》中出现了3种笔法，“这可以从文风上看起来。比如拼写、句法和比喻手法等，都和莎士比亚的其他戏

剧本很像。”这意味着，希尔包德很可能是对《卡登尼欧》进行了大量改编和删减。对此说法，牛津大学早期现代戏剧教授蒂芬妮·斯特恩持质疑态度。她认为，希尔包德疯狂地迷恋莎士比亚，并且常模仿莎士比亚的风格进行创作，因此模仿莎士比亚的拼写、句法和比喻都难不倒他。此外，希尔包德本可以发表他所拥有的手稿作为证据，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重要的疑点。

“想要读到原汁原味的《卡登尼欧》并将其与《双重谎言》进行逐字对比是不可能了，因为《卡登尼欧》早已遗失。但我相信，读者将从《双重谎言》中感受到莎士比亚的DNA。”对于哈蒙德教授的这种结论，斯特恩表示，她仍有不同意见。但是，她也表示理解《双重谎言》为何最终得到了广泛认可，因为“人们实在是太想再找到一部莎士比亚的作品了”。以前，人们曾一度怀疑莎士比亚与他人共同创作的可能性。随着人们逐渐认可了这种情况的存在，也逐渐能接受《卡登尼欧》的存在和《双重谎言》的莎士比亚基因了。

开罗中国文化中心走进埃及私立学校

近日，应埃及现代教育学校邀请，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在该校举办“国际日——中国日”活动。此次“中国日”活动的主要受众为该校英国教学部和美国教学部的200余名学生。

活动举办当天，埃及现代教育学校弥漫着中国气息。接待大厅的走廊里高高悬挂着大红灯笼和如意结，布告栏里整齐地张贴着五星红旗、阿文中国简介。埃及学生们在走廊里或楼梯上遇见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时，纷纷用“双手合十”或汉语“你好”来友好地表达他们真诚的问候。

文化中心工作人员为高中和初中学生播放了专题片《中国文化》，并现场教授及学生学习简单汉语。在“提问与回答”环节，互动场面非常热烈，学生们就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踊跃提问：“中国有清真寺吗？”“中国的教学体制跟埃及有什么不同？”“中国的汉字一共有多少？”“为什么埃及乃至全世界的商品大多是中国制造”等等。文化中心工作人员认真、耐心地给予回答，并邀请两位埃及女生到前台穿上了藏族和布

依族服饰，为在座师生表演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秀，博得了全场师生的掌声。

来自河北石家庄翟营大街小学六年级的张君宜同学成了“中国日”活动的小明星。在一个半小时的活动时间里，她给小学生们播放了纪录片《中国杂技启蒙》，教大家说汉语、唱中国歌曲，学习中国折纸手工、用橡皮泥包饺子、玩中国游戏，并组织大家进行“筷子夹黄豆”比赛等。中埃两国小朋友用最简单的词汇甚至是肢体语言进行交流与沟通。埃及孩子们紧紧地围着这位中国“小老师”，认真地看、仔细地学，努力完成好每一个步骤。活动结束后，埃及孩子们用刚刚学会的“再见”依依不舍地向中国“小老师”告别。

文化中心向该校图书馆赠送了《快乐汉语》教材和识字卡片，并向参加活动的学生发放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明信片。校长麦格达希望从下个学期起汉语能成为该校的第三外语课，并恳请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将来能派中文老师给该校学生进行汉语教学。(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供稿)